

高磊 从旷野到彼岸 | 798艺术 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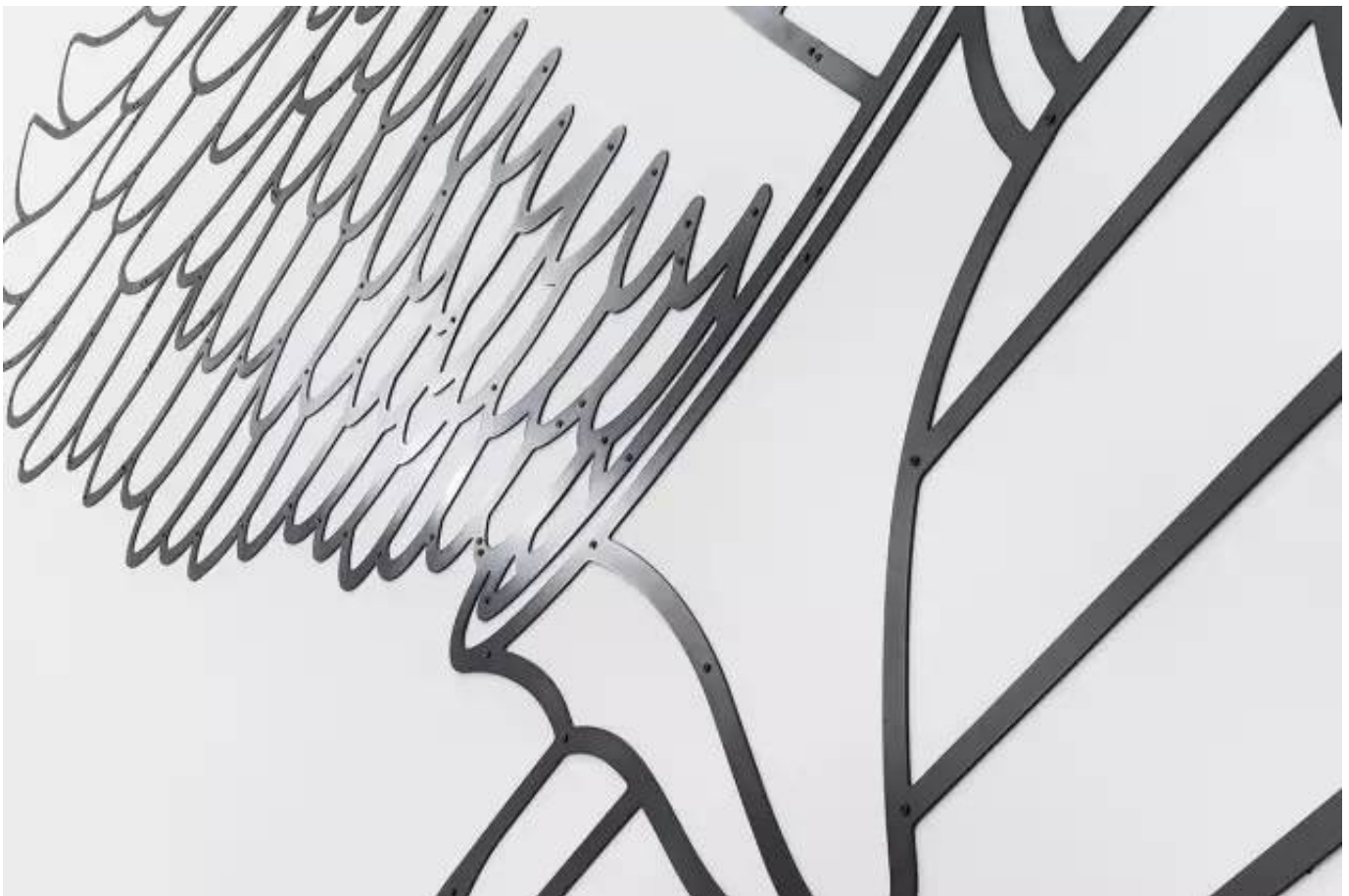
原创 2016-09-14 晓睿 798艺术

高磊善于通过绘画装置等创作方式对周遭日常物进行转译与合成，将其原始功能属性抽离消耗，并以一种介于秩序与混乱、冷酷与诙谐之间的形态呈现。他的作品中始终糅杂了一种对当下惯性的抵制以及对未来趋势的疑惑，借此描绘出各类迥异的事物在一种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扭曲、失衡与分裂。在这些被抽离与异化的作品背后艺术家为观者制造了另一种标准来重新审视与测量我们与世界固有的边界。





《彼岸》 铝，烤漆 550×386×0.3cm 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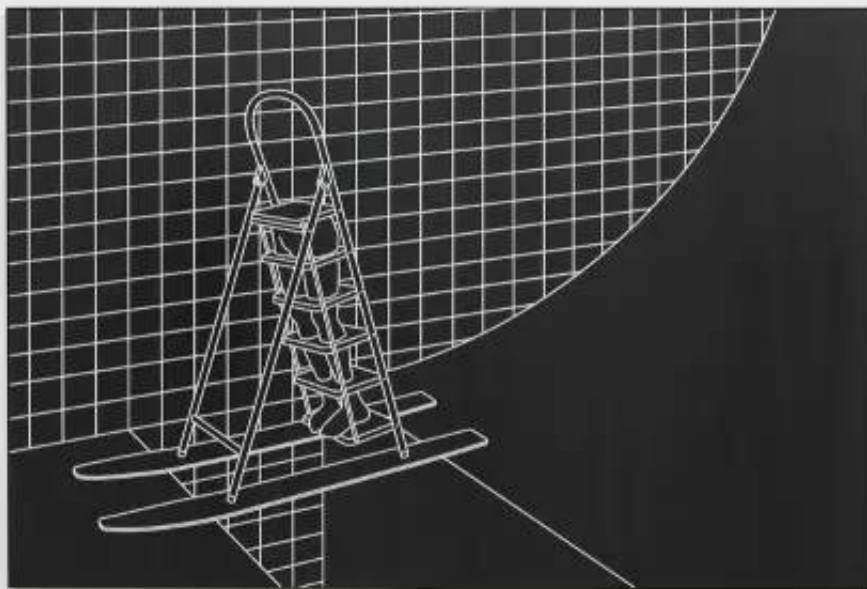


《彼岸》 细节图

798艺术：这是你在空白空间的第三次展览，与2014年在阿拉里奥画廊的个展相距两年，能否谈谈近两年来艺术创作上有哪些推进？

高磊：2014年在阿拉里奥画廊展出的一系列作品其实是延续了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个展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作品是之前在北京创作的。之后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我的工作室正好位于工业区附近，对工厂车间生产流水线的近距离观察让我萌生了对于创作的新构想。具体说来，在之前的创作中，我和材料的关系还是太过“亲密”，虽然我在创作中尽力消解这样的关系，可是还是需要自己做泥稿、手工绘制，虽然在绘画过程中也试图制造一种工业化的标准，但还是有过多的人为因素在介入。这样的过程现在看来还是太有温度了，人为的干预往往会让创作达不到我想要的冷静和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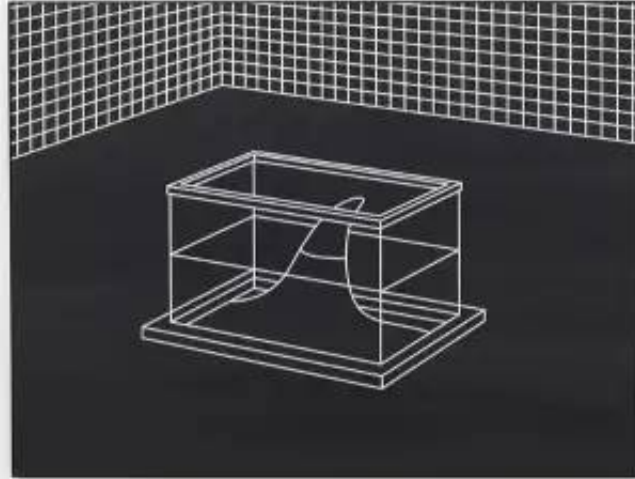
到了上海，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工作室附近的工厂流水线的生产过程，那种制作产品的方式比艺术家囿于工作室的制作更冷酷、更精确，于是，我尝试突破个人化的工作方式，去除里面的一些手工感，比如将绘画中的颜色和质感剔除，以工业矢量制图的标准模线在电脑中制图，并最终用工业铣刀的轨迹来代替呈现。



《局部AD-0》铝，烤漆 195×292.5×5 cm 2016年



《局部AD-0》细节图



《局部 Z-331》铝，烤漆 146.5×195×5 cm 2016年

798艺术：正如你所说，《局部 H-12》、《局部 Z-331》、《局部 AD-0》这几件绘画作品是在金属板上的“铣刻”而成的，作品失去了绘画所特有的手感、笔触等特征，成了标准工业制造的物品。

高磊：是的，这一系列作品的制作过程实现了“去手工感”，我先用电脑作图，把所有的文件都转化成可以在工厂车间内部操控的矢量文件，再通过车床在金属板上的“铣刻”而成。以这样的方式，电脑中的像素点变成了实体的存在，而绘画中应有的笔触、色调一并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由数控车床控制的铣刀所留下的机械运行轨迹，即以机器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来制造与塑造景观社会中的生命标准样式。

在这个作品在车床铣刻的过程中，我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第一个观众。车床上硬金属与软金属之间的对抗让整个场面碎屑飞溅，充满暴力，甚至会灼伤皮肤，但最终形成的产品却是那么平滑且充满秩序。我曾经在个人工作室建立的“标准”完全被工业车间的标准替代了。在认识

工业生产模式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工业生产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构建这个世界并与人产生关系。无形中，我在这种创作模式中与物质、工业系统产生了一种更亲密、更广泛的联接。



《知觉之门》 铜，不锈钢 225x284x23cm 2016年





《知觉之门》 细节图





《知觉之门》 细节图

798艺术： 作品《知觉之门》灵感来源于阿道司·赫胥黎的《知觉之门》，很多中国人都是因为他的另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而认识他的，以书名为作品命名，是否意味着你的作品具有同样的寓意？

高磊：虽然二者都是赫胥黎的作品，但探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美丽新世界》是反乌托邦式的，在那个所谓的“未来世界”，个体在出生之前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地位，通过批量生产的方式制造出来，这个概念其实与空白空间右面的展厅相似，这是一个去差异化、去人性化的社会。就像我在《Wall》、《CMKY》和《Cut》形成的一件三联作品中，Wall指代网络安全保护模式，CMKY以印刷术语隐喻教育知识系统，Cut则是审查机制的惯常行为。我把它们以一种非常标准的形态呈现出来，以此来探讨人类认知的边界——我们当下对日常世界和周遭事物的认知与理解即大致是被这几个因素所界定、塑造及操控着，这就是所谓的“美丽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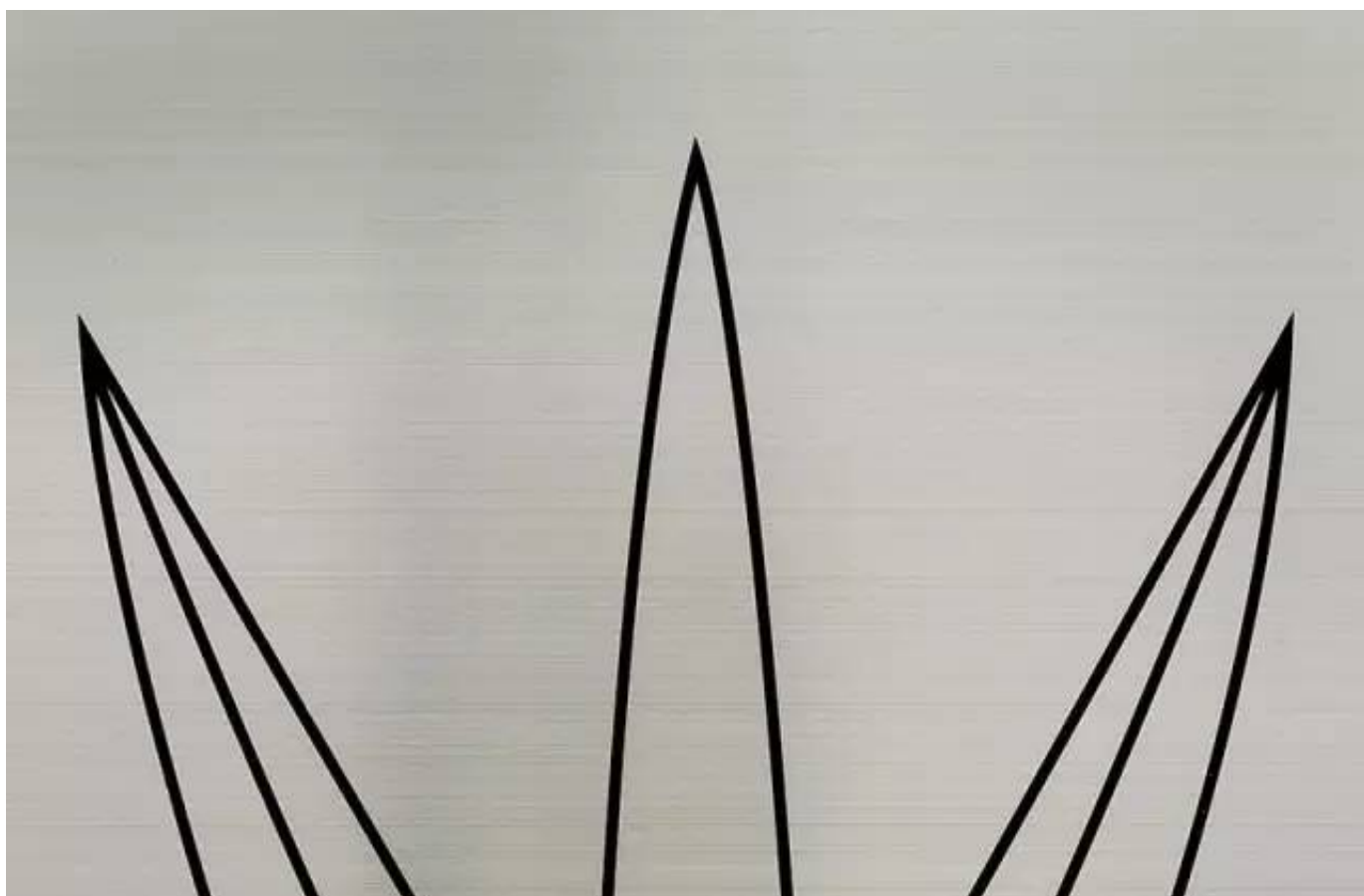
而左边的展厅则超越于当下，是一个将多元世界并置的空间。其中包含了物质自然界、信息世界，迷幻界与彼岸世界，它们是相互交叠混合的。其中作品《知觉之门》是象征了迷幻世界之门，赫胥黎在《知觉之门》一书中从宗教心理学的层面来探讨致幻剂、冥想以及梦境，它们打破了感官对人类的局限，让人们触摸到一个无限而广阔的异像世界。我在作品中以自然物榴莲和工业物热水袋来象征人的感官系统，它们是人的视觉、触觉、嗅觉、味觉、温感的集中体现，复杂多元的世界信息被这类感观所过滤后压缩进一个单向循环的封闭性管道，这便是在无限广袤的宇宙中我们所认知的有限世界。



《Wall》 不锈钢，烤漆，锁孔 95×95×3cm 2016年/《CMYK》 不锈钢，烤漆，锁孔 95×130×3cm 2016年/《Cut》 不锈钢，烤漆，锁孔 95×95×3cm 2016年



《CMYK》细节图





《Cut》细节图

798艺术：在左面的展厅中，与《知觉之门》相对的是《彼岸》独自占据了一面墙，作品的下半部分似乎是类似于绞肉机的器械，而上半部分由翅膀组成，可能是鸟的羽翼也可能是天使的翅膀，整个作品给人很强的压迫感，能否谈谈您的设想？

高磊：这件作品以金属激光切割而成，上下两部分分别象征了自由与奴役、灵与肉、善与恶、天堂与地狱等对立元素，它们彼此合二为一，形成关于生命终结之后彼岸世界的象征符号。作品的最初灵感是来源于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志——一只鹰傲立于地球之上。这个标志彰显了人的自信，一种征服一切、控制整个自然世界的野心。但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到当下，才发现这个被过度工业化的景观世界已经反过来开始征服与操控人类，我们已经完全被这个所谓“美丽新世界”所奴役了。我在创作中以类似于商标与纹身图案的方式呈现当下和未知彼岸世界的关系，试图从宗教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概念来探讨人类的终极问题。



《在场》 铝锅，手机，钢丝 15×19×22 cm×10 总体尺寸可变 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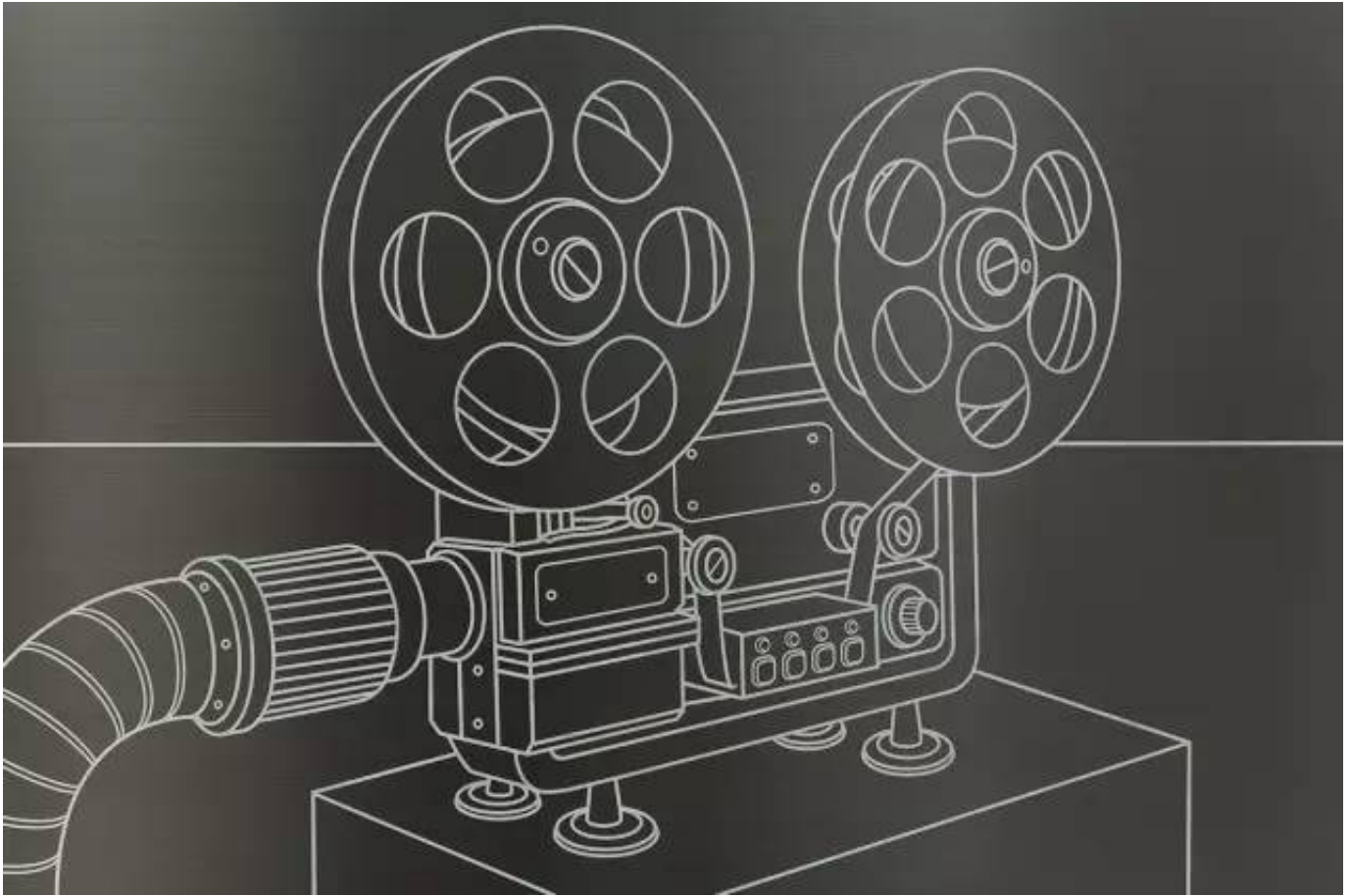
《在场》 细节图

798艺术：作品《在场》的呈现方式非常独特，观者看到的只是十个悬挂在空中的两两扣合的锅，以及墙上的一排数字与之对应的数字，能否具体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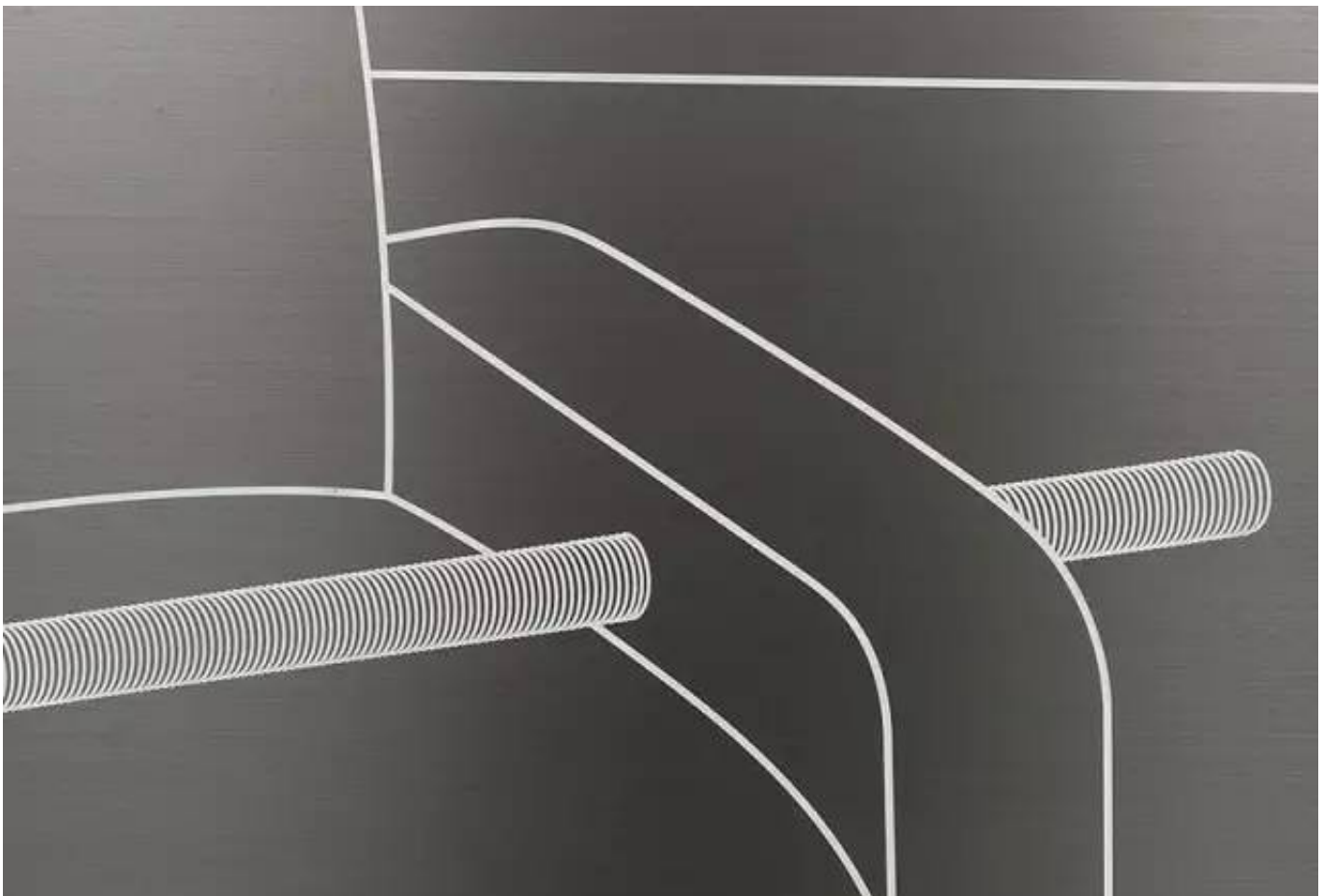
高磊：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在移动和联通分别办理开通了10个手机号码，把我的真实身份分裂成10个虚拟身份，建构出一个虚拟世界的群体，同时又使它们被真实的日常物抑制封闭。10部不同号码的手机被密封于金属锅内，观众拨通这些号码后得不到任何应答，只有手机铃响在锅体内的沉闷震动声，意味着这些被禁锢的虚拟身份即使“在场”也无从发声。有趣的是，虚拟身份在开通之后会接收到很多垃圾短信与广告电话，手机铃声甚至会在夜晚的展厅中此起彼伏地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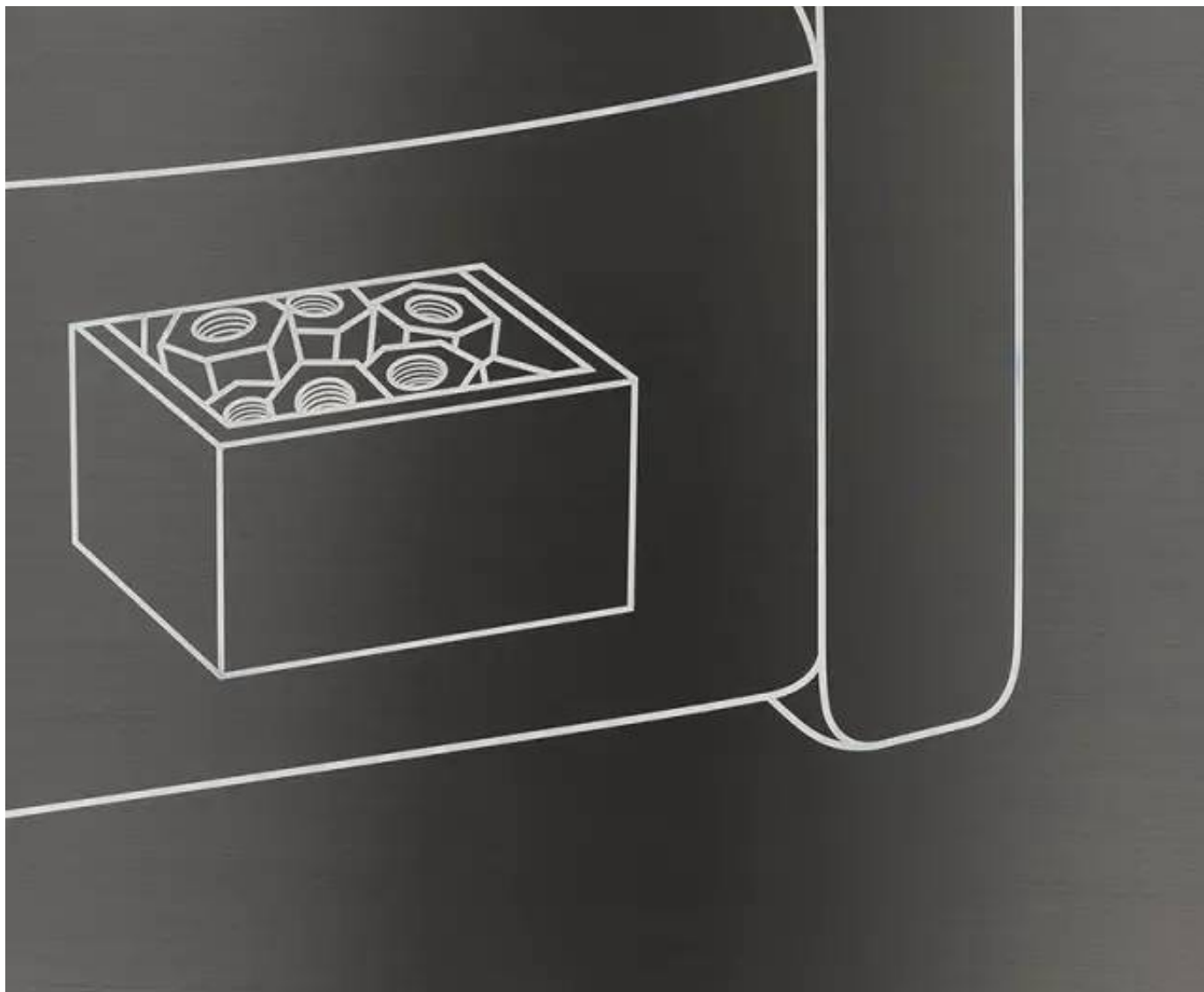


《旷野》 不锈钢，烤漆 94.5×94.5×3cm×6 2016年



《旷野》 细节图





《旷野》 细节图

798艺术：展览的题目《旷野》这一题目与你的一系列作品同名，是否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相关？

高磊：《旷野》这一系列最重要的是画面背景中的那根地平线，这和杉本博司的一系列海景作品有呼应，他探讨的是时间和永恒的概念，因为水和大气是最恒定的两种物质。在我看来，陆地产生之后，那条线就变成了天空和土地的关系，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现之后。我在作品中将景观化社会中的各种生命个体以日常工业产品矢量化的图像模式呈现在空旷的背景之中。它们被彼此混合杂交，彻底脱离了其原始的功能属性，成为被弃之于旷野的无用之物。也许当人置身于旷野之中，才会真正开始反思自身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原始意识的无限性。（采访/撰文：晓睿 图片提供：空白空间）